

## 生活笔记

## 记忆的闪电

文/李晓

为了让我奶奶进城居住,我爸差点在她面前跪下了。

爷爷73岁那年就永远睡到了他自己亲手打造的棺材里。这是我们那个村子的习俗,老人生前便会准备好寿棺。一个孩童哇哇哭着来到人世,当孩童满月时,主人家提着篮子挨家挨户送上一份白糕,寓意平平安安长大,长命百岁。当一个村人离世,村子里的人都陆陆续续赶来帮忙,他们喝着酒吃着肉,仿佛是为一个人饯行摆下的酒宴。

一家亲人,就剩下奶奶住在村子里了。奶奶离不开村子,离不开老房子,离不开那些一眼望出去绿浪滚滚的庄稼,离不开老水井、老树,还有猪、牛、羊、狗、鸡、鸭、鹅这些牲畜。鸡鸭欢叫,我奶奶眉开眼笑,牛羊哞哞叫,我奶奶乐颠乐颠。

我爸当年是村子里考试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,毕业后进了县委机关,做了20多年秘书工作。退休后,我妈也随我爸搬到城里来住。我妈起初也不愿意来城里,她说,陪我奶奶住在村里好,山好水好空气好,老乡好,亲戚多。我爸下了最后一道通牒,实在不愿意来,大不了离婚。一向温柔的我妈也开骂了,你这个死老头儿,还想甩下我,休想,我这辈子都缠上你了。我妈收拾了家当,家里那条养了8年的大黑狗,汪汪叫着,追赶载着我妈的小货车一路跑了好几里地。

有一次,村子里的一个老乡,在城里遇到我爸,那人指责我爸说,你还是大学生,是城里干部,不孝顺自己的老母亲,让老母亲一个人住在乡下土房,这样活着还哪有脸面。那人的话让我爸无比羞愧。我爸真诚地请那人到馆子里吃饭,遭到拒绝,你还是好好孝顺自己的老母亲。

其实那个人冤枉了我爸。我爸一次一次回到村子里,苦苦央求我奶奶来城里居住。我奶奶一口拒绝,说她死也要死在老房子里。我爸对我叹气,你奶奶比牛还犟啊。

奶奶83岁那年,老家山上修建一个机场,几乎整村征地拆迁,老房子没有了,老树被连根拔起,裸露出巨大的根须。那天我陪我爸回到村子,看到瘦小的奶奶如受伤的鸟,她趴在半壁老墙上,双腿直颤。

我爸握着我奶奶筋脉突兀的手,说,妈,跟我去城里住吧!奶奶埋下头,她无法可说了。

我爸真是一个孝子。我奶奶进城后,我爸搀扶着我奶奶一条马路、一条街、一条巷地走动,他想让我奶奶熟悉这座小城,在心里接受这座小城。

有天晚上,我爸陪我奶奶去散步,小城灯火通明。我奶奶心疼不已,哎呀哎呀,这么明晃晃的,用得着吗,电费该有多高。奶奶踮着小脚,伸出双手到处找开关,她想关掉马路上一些路灯,节约一些电费。但我奶奶没找到开关。

在家里,我妈做着可口饭菜,适应着我奶奶的胃口,要让我奶奶长命百岁。我爸说过一句话:我妈活过100岁,是我的福气啊!

我奶奶87岁那年的一天,突然怔怔地望着我爸,缓缓叫出声,罗世才,你来我家干啥?我奶奶嘴里的罗世才,是老家一个村干部。

我爸当时就懵了,他俯着身子小声对我奶奶说,妈,我不是罗世才,我是您儿子。我奶奶大发脾气,你,你还冒充我儿子,滚出去!

我爸带着我奶奶去医院检查,我奶奶患上了严重的阿尔兹海默症,时而清醒时而糊涂。我奶奶89岁那年,生活不能自理了,随意拉屎撒尿在床上。我爸我妈没一句怨言,耐心伺候着。我爸对我妈说,我这条命是我妈给的,你不要嫌弃我。我妈斩钉截铁回答,不会!等我老成这样子了,你也不要嫌弃我。

有天,老乡罗世才真来我家看望我奶奶了,我奶奶迷蒙的眼神打量着他,叫出了声:罗世才。我爸大喜,喊我奶奶,妈,他就是罗世才。我奶奶摇晃着脑袋连声说,我认得,我认得。

我爸受到启发,他感觉老家能够唤醒我奶奶陷入泥潭的记忆。于是吩咐人驱车,带我奶奶回到村子里的山冈。

拆迁后的村子,地形地貌大致还没变。我奶奶呆立在山冈上。一会儿后,我奶奶突然叫出声:白梁湾、吊嘴岩、千口山、乌龟堡、歪梯子、罗家坳……

一道道看不见的闪电,把我奶奶陷入沼泽里的记忆照亮。这些从我奶奶嘴里吐出的老家地名,像根须一样植入她的记忆里。

我爸满脸是泪,他激动得身子颤抖起来。

我奶奶90岁那年的春天驾鹤西去。在她人世间最后的日子里,我奶奶还是糊涂的。不过咽气前的头一周,我奶奶从枕头下面摩挲出一个缠了又缠的小布袋交给我爸。

我奶奶去世后,我爸才打开袋子,里面是2263元钱。那些钱,是我奶奶的子孙们给她的零花钱,但我奶奶痴呆后,已经花不了钱了,但为了哄她高兴,我们这些孙辈还是给她一点小钱,让她心里乐着。



## 往事情怀

## 母亲的冬储

文/程刚

北方的冬天来得快,初雪之后,气温就降下来了。

每到这时,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农用三轮车,车上拉着老三样——白菜、萝卜、土豆,也没人叫卖,就在路边停着。别看卖菜的人多车多,根本不愁卖不出去。因为北方有习惯,冬天来临的时候,家家户户都要储备老三样,多少就因家庭而异了。

实际上,现在条件好了,冬天也可以买到各种新鲜蔬菜了。但是,许多北方人冬储习惯没有改变,毕竟反季菜新鲜,价钱自然就高;还是老三样便宜,也放得住,更适合老百姓的口味。漫长的冬日里,白菜土豆还是餐桌上的主菜。

大白菜好储存,放在屋外也不怕冻,更不会坏,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吃。更重要的是,入冬以后,家家户户都要用它来渍酸菜。北风烟雪的天气里,用它炖点五花肉,或是炖一只鸡,或是炖点土豆,都会呈现别样的味道,热乎乎地吃到肚子里特别暖。东北的铜火锅,底菜一定是酸菜,再买些干海货,一起在锅里冒泡沸腾,那味道简直一生都忘不了。因此,酸菜似乎成了一道万能的菜了,也是大家的最爱。

母亲上年纪了,但每年冬储的时候,都要买上500斤大白菜。我总劝她说,现在超市有卖的,不用再买了。再说,父亲走后就剩她一个人,也吃不了这么多。可母亲却不听我劝。白菜买回来后,她便开始渍酸菜,每年都要渍两大缸的。不得不说,左邻右舍对比,母亲渍酸菜的水平真高,别人家的搞不好都烂了,可她渍的一棵是一棵,味道特别好,也从来没烂过。邻居谁家要是来亲戚没酸菜了,都要到母亲这大缸里捞。只要他们来,母亲从不吝啬,反而觉得这是特别光荣的事。

我虽在离家上千公里的外地工作,也定居在了这里,却总是断不了对酸菜的念想,那是家乡的味道,更是小时候刻在脑海里永远忘不了的母亲的味道。因此,每年冬天,尤其是快过年的时候,母亲都会让姐姐给我寄一些。如果我开车回老家的话,拿的就更多了。又何止是酸菜,只要是冬天储备的菜,母亲都会给我装满后备厢。每到这一刻,我才能体会母亲年龄这么大了,为什么还是要冬储。很多时候,她都是给我留的。尽管她知道,我生活在城市里,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买到。

每每想到这里,心里都会不由涌起一阵酸楚。尤其人过中年后,越来越想念家乡,越来越喜欢跟母亲聊天,更喜欢问土豆白菜买了多少,酸菜酸了没有……

后来,我就在每年冬储的时候回家,帮母亲买白菜,渍酸菜,把土豆放到地窖里……就算工作再忙,也要在家住几天。说起来,家里的环境我已经住不习惯了,但我就是想回去;因为,母亲在家里,我的心也在家里。